



呂氏春秋第十五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男宋啟明校

慎大覽第三

慎大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疆愈恐愈益愈凡大者小鄰國也

疆者勝其敵也夫大者侵削鄰國使小也疆勝其敵也

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雖疆大惡得不

懼惡得不恐也惡安故賢主於安思危安不於達思窮

顯不於得思喪喪亡也有得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

薄冰以言慎事也周書周文公所作也若臨深淵恐

以言桀為無道暴戾頑貪心不則德義之經為天下

慎事震為無道暴戾頑貪心不則德義之經為天下

顛恐而患之患憂也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

紛紛殺亂也分分恐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

無道之威以致滅亡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群

凶衆度泯泯皆有遠志龍逢忠而桀殺之故衆度莫

敢直言其生若驚驚或作夢驚亂貌大臣同患弗周

而畔患憂也心懼盡見誅故同憂桀愈自賢矜一作

過善非其所行者非主道重塞國人大崩崩壞湯乃

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

湯由親自射伊尹恐夏不信伊尹故由揚言而親自

之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亳湯曰桀迷惑於末嬉

好彼琬琰琬當作婉琰順河意之不恤其衆衆志不

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卒

也盡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詩志湯與伊尹

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

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鬪

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涸枯湯

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

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為天下戮

不可止諫雖後悔之將可奈何湯立為天子夏民大

言

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也商不變肆其

所親郭如夏郭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也此之謂

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

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祖用伊尹之賢世世享商享之盡商世也武王勝

殷入殷未下舉命封黃帝之後於鑄鑄國名封帝堯之

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舉命封夏后之後於杞

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武王乃

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

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

庚之政盤庚太甲後十七世祖丁之子廢之中與王也故欲復行其政也武王於是

復盤庚之政民欲發巨橋之粟巨橋紂倉名賦鹿臺之錢

以示民無私鹿臺紂錢府賦也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

振窮困分財分有與無也責已不責彼也振封比干

之墓以其忠諫而見殺故靖箕子之宮以箕子避亂

清淨其宮也表商容之閭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士過者

趨車過者下過商容之里者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

為諸侯與謀委質於武王之諸大夫賞以書社大夫

為國以書社賞之庶士施政去賦施之於政事然後

於濟河西歸報於廟還濟孟津河西歸于豐鎬報功

策勳此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稅釋也華山在華陰南西嶽也

桃林秦晉之塞也蓋在華陰西長城是也馬弗復乘牛弗服擊鼓旗甲兵殺牲祭以血塗之曰釁鼓以進衆旗軍械也能虎爲旗甲鎧兵戈戟箭矢也藏之府庫終

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至德之藏武王勝殷得

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若汝一妖惟一虜對曰吾國有

妖畫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

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

第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

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一作逆字讀如號愬履

虎尾終吉愬愬懼也居之以禮行之以恭恐懼戒慎如履虎尾終必吉也喻二虜見於武王有

履虎尾之危以言所知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

使者來謁之襄子趙簡子之子無恤也使辛穆子伐翟勝之下老人中人城使使者來謁襄

子謁告也今盧奴西山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

曰一朝而兩城下此入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

襄子曰江河之大也長不過三日三日則消也飄風一作

暴雨日中不須臾易曰日中則反故今趙氏之德行

無所於積言無積德積行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傳曰

如此斯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昌盛夫憂所以爲

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

也持猶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皆

嘗勝矣而卒取亡一作卒敗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

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勁疆也孔子以一手捉城門關顯墨子為守攻公輸

而舉之不肯以有力聞於天下墨子為守攻公輸

般服而不肯以兵加攻宋之具墨子聞而往說之楚

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寡人使攻宋之城何為

不得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請為宋守之備

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

九下之不肯以善用兵見知於天下也墨子名翟魯

人也著書七十篇以墨道聞之善持勝者以術疆弱

者不以疆弱言其弱也

權勳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兼並也不去小利則大利不

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至猶成也故小利大利之殘也

殘害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荆龔王與

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龔王傷晉大夫呂錡射龔

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酒

受三升子反叱曰訾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

反曰亟退却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

子反之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絕止戰

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

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幄帳也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

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
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故豎陽穀之進酒
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忠愛也而適足以殺之

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

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

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垂棘美璧所出之地因以為名也屈產之乘屈

邑所生四馬曰乘今河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

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

道將柰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一作

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

也猶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也阜榘也君奚患焉患猶

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為庭實為虞庭中之實而

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

馬而欲許之濫官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

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車

也輔頰也車輔相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竭下夫

號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號也若假之道

則號朝亡而虞夕從之矣柰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

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

操璧牽馬而報報白也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

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中山之國有風

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風繇國之近晉者也或作仇首智伯晉大夫智

兼于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風繇之君將斬岸

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

以得是於智伯赤章蔓枝風繇之臣也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

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

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

君曰大國為權而于逆之不祥子釋之釋亦章蔓枝

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

行山中道狹故斷至衛七日而風繇云知伯欲鐘之

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風繇之說塞矣塞不行也凡聽

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先猶昌國君將五

國之兵以攻齊昌國君樂毅也為燕昭王將齊使觸

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濟水齊王欲戰使人赴

觸子耻而訾之曰不戰必剋若類掘若壘剋滅也若

也言不堪敵而戰克破燕軍必剋觸子苦之苦也壘冢

軍之敗於是以下兵戰戰合擊金而却一作之卒

北北走天下兵乘之乘猶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

所不聞其聲一作達子又帥其餘卒達子齊人也帥將也以軍

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軍屯也秦周齊城

賞有功也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殘餘也豎子謂達子也惡能給

若金惡安也給與也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走奔也莒

也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美唐金藏所在此

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小利金也大利國也言濬王貪金不給達子以失國

乃大惑者也

下賢

三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

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

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

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適主王也

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倨傲

也富有天下而不聘夸夸詭而自大也卑為布衣而不瘁瘁病也攝猶屈也

也自有道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桀乎其必

不渝移也桀持也渝變也移易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忽乎

其心之堅固也忽忽明貌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空空慤也巧故

詐偽迷乎其志氣之遠也志在江海之上昏乎其深而不測測測也言深

不可盡也言深確乎其節之不痺也就就乎由就讀如其不

肯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鵠讀如浩浩昊天之浩大也假乎其

輕俗誹譽也皆謂體道之人也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

宗宗本也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窮極也精克天地而不

竭克實也神覆宇宙而無望四方上下曰宇以屋喻天地也往古來今日曰宙言其

神而包覆之無望無界畔也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

其端莫知其源道不可得知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

至貴道在大能大故無復有外在小能小故無復有內道所貴之也士有若此者五

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可

一作得之矣去猶除也除其尊寵盈於堯不以帝見善

綌北面而問焉善綌有道之士也堯不堯天子也善

綌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綌得道之士也

得道之人不可驕也人輕道重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

若若如也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

禮賢孰誰也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

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甕牖以破

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抱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

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稷不見從

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

可以止矣止休也桓公曰不然士鷲祿爵者固輕其主

鷲亦其主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鷲祿爵吾庸

敢鷲霸王乎庸用也遂見之不可止世多舉桓公之內

行內行雖不脩霸亦可矣霸功大亦可以誠行之此

論而內行修王猶少猶尚子產相鄭鄭大夫子國之

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

也年齒也子產壺丘子弟子坐以齒長少相亞不以

加於坐也故曰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遺猶全也

倚其相於門也晉南近楚爵則伯也賦于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

乘耳而云萬乘復妄言也索索盡也孔子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

索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推其志

行以忠心與人相極盡知其情實一曰索法與人為法則其唯子產乎唯獨故相

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援攀

也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舉猶取也魏文侯見

段干木立倦而不救息也倦罷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

之言反從干木翟黃不說以文侯敬干木而慢已也文侯曰段干

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

則上卿既受吾實實猶爵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

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實者其禮之禮敬禮一作士莫

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

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

子天子賞文侯以上卿文侯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

報更

言天承以文侯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為徒也徒黨也此文王之所以王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今雖未能王其以為安也不亦易乎立王功大保安其國差小故曰

不亦易乎此趙宣孟之所以免也宣孟晉卿趙盾也履行

公伏甲之難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文君周後所分

禮張儀欲與分國張儀勝之於秦秦尊奉之故曰所以顯也孟嘗君之所以却荆

兵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下士禮賢養

也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

之由也古立功名安國免身無咎堪士不可以驕恣

屈一作也堪樂也樂士當以禮卑謙若魏公子昔趙

宣孟將上之絳見甞桑之下有餓人卧不能起者宣

孟止車為之下食蠲而哺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

之曰女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

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羞於行乞自宣孟與脯一

胸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

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斯猶也乃復賜之脯二束

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

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發猶致也宣孟知之中飲而

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

孟

孟

孟之面曰嘻君舉舉車也教宣吾請為君反死反還

宜孟曰而名為誰而汝反走對曰何以名為臣也骹桑

下之餓人也還闔而死宜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

無小者也宜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况德萬人乎故

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此周南之風兕置之首章也言其賢司為公侯扞難

其城藩也以喻骹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文王以多

下之扞趙盾之難也以桑下之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哀愛士其難知唯

博之為可博廣也博則無所遁矣遁失張儀魏氏餘子

也大夫廢子為長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

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將西遊於秦願君之

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

小不足以留客雖游然豈必遇哉客或一作嘗嘗不

遇請為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

走北面再拜拜昭文君張儀行行去昭文君送而資

之至於秦留有間惠王說而相之惠王孝公之子始

相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德猶周千乘也

重過萬乘也張儀今秦惠王師之師昭逢澤之會魏

王嘗為御韓王為右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為名號

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荆人攻

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

貌而親郊送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為憂
文無以復待矣文子孟嘗名也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

於齊畢報及命畢也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固護以

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

為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薛薛清廟必危故曰薛不

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知顏色齊王宣王也威王

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顛蹙

之請坐拜之謁雖薄則薄矣薄輕少也故善說者陳其勢

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豈用疆力哉

疆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

順說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

與來因其往而與往與偕助也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

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歸終也力雖多材雖勁勁

也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加益也際高而望

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益見宋康成公而謂足聲

速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而無為仁義者惠益

者宋人惠施族也康王宋昭公曾孫薛公之子名侵

立十一年僭號稱王四十五年大為不道故曰宋子

不足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益對曰臣有道
於此有有道於此勇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

弗中大王獨無意耶不可入不可中如此者王曰善

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

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

敢擊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

盎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

人本無其志也本無有擊刺之志也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

寡人之所願也惠盎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

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

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愛利之也故賢於勇有力

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耶四累謂卿大夫士及民四等也君處四分之上

故曰四累之上喻尊高也臨下以德則下愛利之矣大王意獨無欲之邪王曰此寡人之

所欲得欲得人愛利也惠盎對曰孔墨是也言當為孔丘墨翟之德則得所欲也故曰是也孔丘墨翟無地為君以德見尊無官為長

以道見敬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延頸

願其尊高安而利也引領也舉踵企望之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

志有孔墨之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賢於孔墨也遠

矣得賢名過於孔墨遠猶多也宋王無以應應答惠盎趨而出宋

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

而心猶可服因矣因循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

弱可以制疆大矣惠盎是也田贊衣補衣而見荆王田贊齊人

是也

也補衣也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

有惡於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

甲鎧也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

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

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得猶取也意者為其

義耶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剗人之腹墮人之

城郭刑人之父子也墮壞也刑殺也其名又甚不榮兵殺人

不得意者為其實耶苟慮害人亦必慮害之不得

也為財利廣出苟謀害人亦必謀害之苟慮危人

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一作則甚不安之其為事如

安二者臣為大王無取焉二者害與危臣為大荆王

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方道也若

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段干木偃息以安魏田贊

曰未知誰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

送之齊其謳歌而引役人皆謳歌而輓管子恐魯之

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

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

謂能因矣因役人用勢欲走而役人得其所欲已亦

得其所欲以此術也以用此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

少桓公則難與往也生王也言其難

不廣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必成猶其人必得也

事則不廣廣博也成亦不可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

不能若舟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也故曰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北

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踰走則顛常為蛭

蛭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蛭蛭距虛必負

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託寄也鮑叔管仲召忽

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

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

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小白齊桓公名不若三人佐公子糾

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

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

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二公子齊僖公

之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

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物事也糾在外不可謂雖然

管子之慮近之矣慮謀也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

事則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

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百以爲二

京古者軍伐克敗於其所獲尸合土葬之再越謂孔

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甯越趙之十車人也言不如歸尸於齊齊

人必怨其將使葬送以盡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

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也却舍延尸軍行三十里為一

服却賁置也眼退也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

使齊人得收之彼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

得尸而財費之齊人戰敗盡其車甲府庫財所藏也葬死者

內攻之以盡之令其貧窮且相怨此所謂內攻之術

也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言與齊為敵不收窳越

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

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罪一作上上無以

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窳越可謂知用文

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

之不服能盡服之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

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

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樹立文公

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一作文之業定武

之功開一作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

之闕勤天子之難勤憂也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成仁

教勤天子之名以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一作草

中之戎驪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天子周襄王也避

晉文公

五

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耶管

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舉猶用也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

者管子死豎刁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

卒為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

可也禮國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

貴因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

伊闕溝廻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廻通也舜一徙成

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也四縣為都都方二十里也

邑有封都有成然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而堯授之過百雉國之害也成國成千乘之國也

稱位因人之心也愛之稱位與之天下也人湯武以皆喜之故也因人之心也

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傳口泉曹所好鮮其不濟湯武是也泉曹所惡鮮其

不敗萊糾是也故曰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立猶行也車行陸而

也至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適之秦越遠塗也蟬立安也

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械正也武王使人候殷候視反械器也

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

良讒邪也慝惡也而皆進用之忠良黜遠之故曰勝良也武王曰尚未也又復

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

謂箕子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

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言百姓畏紂無道刑誅皆附口無誹

言 總之 武王曰嘻遽告太公疾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

曰戮也戮暴賢者出走命曰崩崩壞也百姓不敢誹怨命

曰刑勝傳曰厲王虐國人謗王王使衛巫監謗者得而殺之乃不敢言而道路以目刑辟勝也

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矣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

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朝甲朝也與諸侯要期甲子之日也則武王

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

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

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

竭何也言以何日來至殷也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

矣報自也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行猶還也不休止降雨天地和同也武王

所以克紂也武王疾行不輟輟止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

之休息也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

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

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

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

為人之所欲已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

必從之順天誅也已謂紂也人之所惡天必壞之所壞不可文故曰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

耕而穫不耕而穫不戰而克也故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之謂也武王

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

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

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恠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

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

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一本此字下有

動作因日光而治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

萬事因也十一字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

之裸國裸入衣出一本作入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

吹笙因也墨子奸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欲也孔子道

導南子論語云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

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孔子因之欲見靈公夫人

謚謚法小心畏忌曰釐若南子淫佚與宋朝通太子

謫贖于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盍歸我艾豨推

比言之不得謚焉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

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則成故曰拙因者無敵因民

遵以義故無與之敵者湯武是也國雖大民雖衆何益能使之不亡

察今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為其不可得而

法胡何也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

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衣不可得而法

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一作異而與殊也東夏東方故

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同一作乎

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_謂為欲同其所為
欲異口偕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
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
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為故事先王之法胡可得而
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
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一作先
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何
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人也而巳亦人也故察巳則
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
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

見故審堂下之陰陰以夕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

見一作先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

脔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調和荆人欲襲宋使

人先表澶一作澶水暴益暴卒荆人弗知循表而

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

時可導也導涉也嚮其施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

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

之法也有似於此似此表澶水而其時已與先王之

法虧矣虧毀也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為治豈

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

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嚮也未成人夭故凡舉一事必循法以動動作也循折曰殤子也

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務猶事也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

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鏤鏤也取其能斷無取於名也故曰不期乎鏤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騫騫名也王者乘之遊騫因曰驥騫也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下里也楚人有涉江者也涉渡也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刻一作其

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遽疾也疾刻舟識之於此下墜劍者也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為其國與此同為治也與此契舟求劍者同也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任用也荆國之為政有似於此似此悖也

呂氏春秋第十五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五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六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六 男宋啓明校

先識覽第四

先識

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傳曰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故必先去也孔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其次避言故曰古今一也地從

於城城不下從於民民不潰民從於賢直父處邠

杖策而去邑乎岐周邠人禪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

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

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孝經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以得化耳故曰得其要

而已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

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

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耻其功臣輕其賢

良棄義聽讒眾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知桀之必亡也

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

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

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箕子忠臣而疏遠之姑息之臣而與近之妲己為

政賞罰無方道不用法式殺三不辜剖比于之心折材士之肝剝孕

婦而觀其胞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周國在豐鎬也晉太

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

圖法歸周屠黍晉出公之太史也出公頃公之孫定公之子也史記曰智伯攻出公出公奔齊

而道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周敬王死焉

考烈王封其弟於河南為桓公威公桓公之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

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

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焉不敢直言其亂也但語以日月星辰之行

多不當其宿度也而云是無能為也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

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

害如是是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

晉果亡屠黍居周三年也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

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

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

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

無休息切磨倚近也無休息夜淫不足續以晝日康樂歌謠好悲康安也安淫酒

之樂樂極則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風化也臣故

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

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

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二人賢得者也

史驎趙駢以為諫臣二人直人去苛令三十九物事物以告

屠黍對曰其尚終君子之身乎其尚尚也曰臣聞之國之

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極也國之亡也天遺一作

予之亂人與善諛之士諛也威公薨葬九月不得葬周

乃分為二下棺置地中謂之肆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重也

周鼎著饗養有首無身食人未一作咽害及其身以

言報更也為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

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白圭周人齊王欲留之仕

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

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

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

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辜必

亡中山齊皆當此當此五盡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

盡而更之則必不亡矣更猶革也其患不聞雖聞之又

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趙

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中山五割地與趙趙卒亡之齊悉起軍以

距燕人於濟上卒破之不能自存故曰未有益也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

以亡也保地養民所以存也棄而不修割地與趙弃民於燕不能自衛而衆破亡故曰造其所以

也

觀世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

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

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

與治之任不萬一以不萬一待不雖幸而有未必知

也世出何由遇哉故曰治奚由至也未必知其不知則與無賢同不知其賢而不用之

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長故王

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因主相及言不絕也得士則

無此之患無亡因此周之所封四百餘封建服國八百

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

曰慎一日以終其世沒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

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

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已故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

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齊等也等則不能勝惟賢者

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

世治則賢者在上位也上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

周室既滅天下既廢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疆

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剗剗不得休息而後進論

者進而今之世當之矣今謂衰周無天子故欲求有

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

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

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

之知之與不知也紂不知太公諸衆齊民不待知而

使不待禮而令使令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

其智能可盡也可盡得而用也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

塗者以為君子也晏子齊大夫使人問焉曰曷為而

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為越累之累然有罪晏子曰謔

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

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一作也今免

子於患吾於子猶未邪也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

不已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

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

實者不留聲實功實也言欲察人之功觀行者不譏

辭欲觀人之至行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辭謝也謝不敏而可以弗

也棄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客敬

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

屈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子列子窮容

貌有饑色子列子禦寇體道人也著書客有言之於

鄭子陽者子陽鄭相曰子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

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

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

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

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

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一作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

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

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子陽

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果誅因受人之養而不死

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

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

猶不苟取先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

之情也孔子曰貧觀其所取此之謂也

知接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瞶則與不見同同一其

所以為照所以為暝異謂見與不見故曰異暝士未嘗照故未

嘗見暝者目無由接也見無由接而言見詭詭讀誣

億不詳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一其

所能接所不能接異異謂能與不能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智

達於明見未萌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愚者蔽於明禍

之前故曰接遠近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

者雖工不能喻矣雖子貢辯敏無由何如故曰弗能喻戎人見暴布者

而問之曰何以為之莽莽也為作也莽莽指麻而示

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為之莽莽也壤壤猶養治

貌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謂雖有賢智之士不能為昏主

長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為智悖悖悖悖若此則國

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無以接而自知弗智則不

聞亡國不聞危君言人君自知不智則求賢而任之

矣病困不自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

矣病困不自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

無載行者無埋謂臣居職有謀計皆當宣之於君無

輪焉所知使君行之中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言不

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

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遠猶既也公曰易牙烹其

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遠猶既也公曰易牙烹其

子以嫌寡人嫌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

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子所愛也而忍殺之何能有愛

於君公文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官害陰為奄人猶尚可疑耶

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

有於君公文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苛鬼病魂下人

病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精神失其

以下人故曰失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

將以此無不為也為妖惑也公文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

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管仲對

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

公曰謀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

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誰謂

仲父言盡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

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

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矯以公令矯公命為有一

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

公文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言無從得飲食良與公公曰何

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

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故無所得

無使得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下降也社二

十社凡千家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

以降歸于衛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

袂而絕乎壽宮蒙冑也袂衣袖也以衣覆面而絕壽公寢堂也蟲流出於戶

上蓋以楊門之扇楊門門名扇屏也邪臣爭權莫能

欲人見故掩以三月不葬此不卒聽管仲之言一作

也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輕無由接見也無由接

固却其忠言接知也却不用也而愛其所尊貴也愛其所尊所

牙常之巫甫公于啓方之屬也

悔過

四曰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八尺是尋是何也不

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為道雖精

不能見矣精微也故箕子窮于商為紂所困范蠡流乎江佐

王勾踐滅吳雪會稽之耻功成而還輕舟浮于江而去也昔秦繆公興師以襲鄭

不鳴鐘鼓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

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軍行三十里一舍皆以其氣之趨與

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趨壯也故進能滅敵去之能疾

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

也絕過也過諸侯之土地遠行襲國必不能以克故曰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深

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

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皆蹇

也叔子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遏師必於殺殺

池縣西崢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為吾

尸女之易識之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與師

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

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友也非

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彼謂其子師行過周周今河南

城也公羊傳曰王城王孫滿要門而窺之王孫滿周

也曰嗚呼是師必有疵疵病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

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周家所封立也過天子之城宜橐甲

束兵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今初服回建左不軾而

右之初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初服回建者兵超

乘者五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超乘巨

故曰力多而寡禮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

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

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擅稱君

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

卒竊為大國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

匱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

帥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林也視也於

東邊候晉一作腦之道候視也晉過是以迷惑陷入

一作大國之地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懼
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
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盛還師去之當是
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襄公文公曰
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
見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為人子之道歟先軫曰
不吊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
擊可大疆疆霸也一作若是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
而許之先軫遏秦師於殽而擊之大敗之獲其三帥
以歸繆公聞之素服廟臨哭也以說於衆曰天不為秦

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

敗於殽也智不至也言但慮襲鄭之利不知將有智

至則不信蹇叔哭其子云晉人過而言不可不信師

之不反也從此生蹇叔言信不可不信也師之不反

者從蹇叔故不至之為害大矣師敗帥執

樂成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

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

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始首而可以

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驚誦之曰麋裘而鞞投

之無戾鞞而麇裘投之無郵孔子衣麇裘投棄也郵字與尤同投棄孔子無

罪尤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

遺者民莫之舉舉取也大智之用固難踰也踰邁也子產

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封界洫溝也服法服也君子小人各有制

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

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與猶助也左傳曰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

謂也之此之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

殖長也也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誨教也子產若死其使誰

嗣之嗣續也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訛也而因弗遂用

則國必無功矣言二國人民誹訛仲凡子產也時二君因不復用則二國亦無用賢聖之

功子產孔子必無能矣若二人不見用則非徒不能

也雖罪施於民可也言非但無所能為也非徒不能

皆稱簡公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能此二君者遠

乎任人也任用也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安習也

夫開善豈易哉謂通也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

賢也聽無事謂民謗子產孔子無用之為事也乃賢主所以為事也謗之無治也又賢主能聽之故

日聽無事治也魏攻中山樂羊將樂羊為將已得中山

還及報文侯報白也有貴一作責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

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

進令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也說將軍還走

也

也

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

也論士殆之日幾矣論士議士也中山之不取也奚

宜二篋哉一寸而亡矣中山之不取謂樂羊不敢取

矣何乃文侯賢主也而猶若此又况於中主耶中主

之患不能勿為而不可與莫為夫唯賢主能無為耳

故不可與片舉無易一作之事氣志視聽動作無非

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為哉皆壹於為則無

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功於夏商成湯得夏武

立功而句踐之所以能報其讐也越王句踐破吳於

讐也五湖故曰能報其以也小弱皆壹於為而猶若此又况於以疆大乎湯

以百里越王臣事吳王夫魏襄王與群臣飲酒酣王

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魏襄王孟子所見梁史起

與而對曰群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

得志則不可賢臣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得志則

太甲于桐宮太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為人臣其君不

賢則可放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

則篡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

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

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

愚與不忠不可效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

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

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

何不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王曰

子誠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矣聽從史起敬諾也

言之於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

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遂成也王曰諾使

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

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

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為史公決漳水灌鄴

旁終古斥鹵生之稻梁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

矣賢主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

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

善矣誠能決善衆雖誼譁而弗為變功之難立也其

必由啍啍邪國之殘亡亦猶此也故啍啍之中不可

不味也中主以之啍啍也止善賢主以之啍啍也立

功按魏王世家文侯生武侯武侯生惠王惠王生襄王西門豹文侯用為鄴令史起正之不得為四世

之君臣也又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而不似

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

察微

六曰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有水曰谿無水曰谿若白

聖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

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故智士

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積累其仁心思慮其善政以求致治也猶

也鄧楚國都也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為鷄父之戰凡持

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

身必窮言楚不知始與終又不孝經曰高而不危所

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

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鄭公

子歸生率師伐宋魯宣三年齊曰鄭公子歸生受命

也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棘應擊也大棘宋邑今陳羊

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饗士羊斟不與焉與及明

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為制昨日之事今日

之事我為制今日之事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

元虜虜為鄭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

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為虜豈不宜哉傳曰羊斟非

憾敗國殄民刑執大焉此之謂也故凡戰必悉熟備備知彼知已然

後可也古之良將人遺之單膠輸之於川與士卒從

及羊斟而身見虜故曰大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

戰必悉熟備備知彼知已

介其鷄介甲也作小季氏為之金距以利鐵作鐵季

氏之鷄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一作

之宅平子名意如悼子純之子郈昭伯怒傷之於昭

公郈氏魯孝公子惠伯華之後也以字曰禘於襄公

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禘大祭也

襄公昭公

之父也禮天子八佾諸侯六佾者四十八季氏之舞

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審詳也乃使郈

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

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

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為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

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乾侯魯邑魯昭聽傷而不辯其義

辨別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

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

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况於三季同惡

昭公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

皆恐魯國皆恐則足與一國為敵也其得至乾侯而

卒猶遠不幾國內乃至乾侯故以為遠也

去宥

七曰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謝子關東人也學墨子之

道惠王秦孝公之子駟也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

之親一作視謝子賢於已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

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奮疆也少王因主惠王也

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

行行去也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

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為之

慤而徒以取少主為之悖慤誠也惠王失所以為聽矣

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

定所以得行其邪也史定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

罪殺不辜群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

衰肌膚消也而智益盛老者見事多所聞廣故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

與智皆衰耶皆俱也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

威王好制威王楚懷王之父也制術數也有中謝佐制者為昭釐也昭釐

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中謝官名也

王制法也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細小也一言

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

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

為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雍却豈不難哉除猶開通也故

曰而惡雍却豈不難也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激主則悖悖則

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也度法也鄰父有與

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

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為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

其險也豈可為之鄰哉此有所有也宥利也又夫請云為也

以為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

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

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

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
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為昏以白為黑以堯
為桀宥之為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
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別能全一作其天矣天
也

正名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
不可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不可者而可之
之也不是者而是之也不非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
者而非之也故曰淫說也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充而已矣充亦足以喻治之所

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喻明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

獲以生而已矣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

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為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

不肖也從使人從不肖自謂賢不為善而從一作邪辟使人從

謂善故所謂可從悖逆也逆之道也是刑名異充

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辟可悖逆不肖者賢

善之悖逆也國不亂身不危奚待也言亂而立至齊潛

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田和立為宣王孫

王宣王之子也言知當敬義士故尹文問其故問所

不能知其所行徒謂之士也故尹文問其故以爲
士之而王無以應此公王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之

所以見任也任卓齒而信公王丹豈非以自讐邪王

丹齊臣卓齒楚人亦為潛王讐其讐由在此二人非欲以自斃也然二人卒斃之潛王無道齒殺之而擢

其筋懸之於東廟尹文見齊王尹文齊人作名書一篇在公孫龍前公孫

終日以自斃者也龍稱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謂

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君

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

王曰此直所謂士已一作尹文曰王得若人肯用一作

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於

廟一作朝中深見侮而不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否

大夫見侮而不鬪則是辱也辱則寡人弗以為臣矣

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

者是未失其所以為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為士一而

王以為臣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不以為臣則嚮之

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

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

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

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

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弗怨也雖不可治言不怨也意者未

至然乎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令

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

敢鬪者是全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鬪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爲臣不以爲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皆若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穀齊邑也如衛如之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孟長也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管仲之辯名實審也桓公以繼絕存亡率義以霸管子輔繼篡國之胃僭號不義之人無管子之輔假有之又不能用喻以桓公山頭井底不得方之者也

呂氏春秋第十六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七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又 男宋啓明校

審分覽第五

審分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主謂君也分謂仁義禮律殺生

與奪之分也至者至於治也姦偽邪辟之塗可以息息滅也惡氣苛

疾無自至自從也君德合則祥瑞應故苛疾無從來至也夫治身與治國一

理之術也身治則國治故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

所匿其力也作爲也遲徐也遲用其力而不勤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

也分地獨也速疾也獲稼穡則入已分而主亦有地

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邪私也不欲君主無

所避其累矣累猶負也謂主不以正臨之今臣自欲容私故君無所避其負也凡為

善難任善易矣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

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

臣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言君好為人臣之官事是謂與驥俱走無以勝之也

必多所不及矣言力不贍也好自治人臣之所官事亦如之夫人主亦有

居車無去車去猶釋也去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諂讀去就之去

諛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竄猶容也堅窮廉直剛

也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驚矣畢盡人主之車所以乘物

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察明也有之易也不知乘物而

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詔亦教以用也若此

則百官恫擾恫動擾亂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在

家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風化王良之所

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王良

晉大夫孫無正郵良也以善御之功死託精於星天文王良策駟是也有道之主其所

以使群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

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

無使放悖放縱悖亂也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

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雍

而愈塞也名虛實爵號之名也分殺生與奪之分也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慎也

故曰不可不審愈益也不審之而欲治壅塞之任不

猶惡濕而居下也故曰惡壅而愈塞也

在臣下在於人主君明則臣忠臣忠則政堯舜之臣無壅塞故曰在於人主堯舜之臣

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其術桀紂之

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其理也厲王周宣王之父幽王周

宣王之子言先幽厲偶文耳殺戮不今有人於此求

辜曰厲壅過不達曰幽皆惡謚也失其名故而

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不得也

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

司也萬物一作那群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

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一作遇悅以

譽以高賢而克以卑下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汙

穢之德隨潔白之蹤里諺所謂任以公法而處以貪

枉與上賣馬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將行罷怯以充

窮之似蒙本蛇床之類蔽蕪碧盧之爾美玉非倚頰

不能別也闇主之於名實亦不能知也是以趙高壅

蔽二世以鹿為此五者皆以牛為馬以馬為牛名不

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

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白之顧益黑顧求

之愈不得者其此義耶此牛名馬故至治之務在於

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

之主主猶性也問而不詔詔教也好問而行之知而不為

雖知與之不與和而不自矜伐成而不處處居

子曰功成而弗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形而任之不

制於物無肯為使也止者不行謂土也行者不止謂水

止也不制物者不為物所制物不能制之也若清靜

以公正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六合四方上下也

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行流此之謂定性於大湫命

也大湫猶大寶命之曰無有無有無形也道無形言得道也故得道忘人

乃大得人也夫非其道也得道澹然得無所思慮故

以大得人也夫非道也亦在其人也不知德忘知乃

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自知有德忘人知之而人仰

非德也亦在其人也不能人至知不幾靜乃明幾也

夫其不明也幾近也至有德雖萬里人猶知之故曰

明之也望遠者近故曰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亦

在其人也明不能使人人見之故曰大其不明也亦

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大明者垂拱無

治小事也假攝若周公魯隱勤理成致之也夫其不

假也亦在其人也久假不歸惡乃知非故曰夫其不

假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假攝者務濟

之故曰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亦在其

人也周公有流言之謗魯隱有鐘巫之難故曰夫其

不全也推其本情但管蔡傾邪不達聖人之旨是故

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幾所知者妙矣

管子卷之七

三

下而莫知其所自姓自姓始首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是也人於此五者雖不能備也有但能好慕則幾矣

君守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准法天之寧安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正主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窺見鴻範曰惟天陰隲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之以仁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

道因人之知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不知人而恃以

故彌故博聞之人疆識之士闕矣闕短事耳目深思慮

之務敗矣駸駸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列棄所不出

者所以出之也不為者所以為之也不出戶庭而知

故曰所以出之不為而有所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

召陰召致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反還夏熱之下化而為寒

寒暑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天無所制至精無象

而萬物以化說與昊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官得其

其職故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

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君狂言臣不敢諫之而自以其

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狂言而自得所君

也者以無當為當以無得為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

君而在於臣待臣正臣故善為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

則有不備矣物不可悉識備識有事則有不恢矣恢

備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

為車者數官然後成輪輿轅軸各自有材夫國豈特

為車哉特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

車也方道也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一者道也唯

道者能之魯鄙人遺宋元王鄙人小人也元王

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解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

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

而我不能解也國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

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

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

解之也言此不可以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

其瑟前曰我效於子效於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

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微射其獸走與故思慮自

心傷也思慮勞精神而亂智差自下也差過也用智

欲以自奮能自殃奮疆也夏桀疆其能以其有處自

狂也故至神逍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

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別群而無不同同君民孤寡而

不可障壅孤寡人君之謙稱也能自此則姦邪之情

得得猶也而險陂讒慝諂巧佞之人無出入無從自

用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為因

也順也人主好以已為已所好情所則守職者舍職而阿

主之為矣從阿主之為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

日侵而人臣日得得其阿主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

也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

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也傳曰為夏車正封

于蒼頡作書蒼頡生而知書寫后稷作稼后君稷官

殺蔬菜以為稷皋陶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有

服昆吾作陶昆吾顓頊之後是回黎之孫陸終之子

夏鮫作城鮫禹父也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當合也然

而非主一作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

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疆此之謂全人全人全德之

任數

三曰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

愈長矣人主以好暴一作示能以能暴以好唱自奮

奮人臣以不爭持位孝經云臣不可以不爭於以聽

從取容阿意曲從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有司大臣

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聽從取容無有是臣得後
正君者君當自正耳是為代有司為有司君不君臣
隨以進其業後隨隨後也其業君臣不定不臣故不

定耳雖聞不可以聽聽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視不可

也也耳雖聞不可以聽聽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視不可

也也耳雖聞不可以聽聽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視不可

也也耳雖聞不可以聽聽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視不可

也也耳雖聞不可以聽聽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視不可

也也耳雖聞不可以聽聽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視不可

也也耳雖聞不可以聽聽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視不可

也也耳雖聞不可以聽聽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視不可

也也耳雖聞不可以聽聽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視不可

也也耳雖聞不可以聽聽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視不可

也也耳雖聞不可以聽聽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視不可

也也耳雖聞不可以聽聽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視不可

也也耳雖聞不可以聽聽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視不可

也也耳雖聞不可以聽聽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視不可

也也耳雖聞不可以聽聽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視不可

也也耳雖聞不可以聽聽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視不可

也也耳雖聞不可以聽聽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視不可

也也耳雖聞不可以聽聽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視不可

也也耳雖聞不可以聽聽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視不可

也也耳雖聞不可以聽聽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視不可

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識

其申不害聞之申不害鄭之京人昭釐侯之相曰何以知其聾以其

耳之聽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

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

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

亂任用也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

所以知識甚闕闕短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

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博曠千里之間而耳

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

知其以東至開梧東極南撫南極西服壽靡西極

之國靡亦作麻北懷儋耳北極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

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

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

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

紀治亂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

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

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

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矣賢愈得知有司請事於齊
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
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君習近習所親臣也

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為其不
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况於得道術乎孔子
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無藜羹可斟
不嘗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
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選間謁孔子而進食
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
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
攫而飯之煤室煙塵之煤也入猶墜也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
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目見妄不
妄不是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是恃故知非難也孔子

之所以知人難也

勿躬

四曰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為長長故李子曰非
狗則不得兔兔化而狗則不為兔人君而好為人官
有似於此作君而好治人官職其臣蔽之人時禁之

者也甚精祓篲日用而不藏於篋後篲賤物也日用掃
除故不藏於篋喻人

君好治人臣之職與祓篲何異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君用思臣
也舉動作臣安社稷利民之事未必能獨當是衰暗
自見蒙闇也代臣作趨走力役之事則心倦

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虜一作慮容

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

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

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日乘雅一作持作駕寒衰作御

王氷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筮著此二

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

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

在上官使人人任其事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

也故盡畢其巧能也也所以知之也老子曰不知

也任故所以能謂養其神脩其德而化矣無所思慮勞神是養神也

也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月

之始出極燭六合極北極天太陰也月能燭之而無所窮屈昭乎

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

所屈而意不可障太通也神與通合生道乃無障塞精通

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

而天下皆反其情南面當陽而治謂黔首卑樂其志

安育其性而莫為不成無莫故善為君者矜服性命之

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章明也管

子復於桓公復曰墾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
臣不若甯邀請置以為大田甯戚登降辭讓進退閑
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為大行大行官名也周禮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

以親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

諸侯楚有箴尹之官亦諫臣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臣

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結交也車兩輪間曰軌鼓之三

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為大司

馬司馬主武之官也周禮大司馬之職掌建國之九法呂佐王平邦國也決獄折中不

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茲章請置以為大理大理治獄

官君若欲治國疆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

吾在此桓公口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

受管子之令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

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已之不能而以盡五子之能

况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

愚險之言無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

帝三皇之君民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

知無恃其能勇力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

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羸而耳目愈精百

官慎一作順職而莫敢愉縱愉解人事其事以克其名

上事治也名實相保之謂知道

知度

五曰明君者非徧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

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

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止姦止則說者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虛飾而事實

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

好淫學流說不學正道為淫學賢不肖各反其質反本

正其行情不雕其素素授也本性純樸不蒙厚純樸

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

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有亂

度之議者不聽之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驗此二者審則

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心

愛惡用虛無為本虛無無所愛惡也無所以聽有用

之言謂之朝有用之言謂忠凡朝也者相與召理義

也致相與植法則也植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

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辟邪撓之人退矣撓貪得偽

詐之曹遠矣曹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

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

命知性命則不珍難得之物不為故子華子曰厚而

不博敬守一事子華子體道人正性是喜群衆不周

而務成一能一能專一之盡能既成四夷乃平唯

彼天符不周而周忠信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

所以章也長猶盛也章著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

拙人自智謂人愚自巧謂人拙詩云惟彼不順自獨

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君自謂智而巧故巧智者詔矣

詔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聽益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

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未能盡無以未無不知應無

不請其道固窮必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

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反更大是之

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而不為因循

不改責而不詔貞臣成功不妄去想去意靜虛以待

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為

道以奈何為實道尚不知不知乃知也以不知為貴

奈何為實也堯曰若何而為及日月之所燭燭照舜曰

若何而服四荒之外荒裔之遠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

陽竒怪之所際皆四夷之遠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

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巴請見

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以用相國曰意者君耳而

未之目耶為中大夫若此其見也非晉國之故故襄

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

之矣謂耳任登之名目任登之實是耳目人終無已

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襄子何為任人則賢者

畢力也畢盡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

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言其父兄子弟不能為霸王之非尚遠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庖人即伊尹釣者即虜即百里奚之輩非阿之取其可以為社稷功名之道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其可以為社稷功名之道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一作而知人數矣訾相也丈尺而知用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人數多少也殷之一作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特驥遠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

慎勢

桀用羊辛紂用惡來宋用馱唐齊用蘇秦而天下甚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當舜禹猶若困而泥俗主乎

六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誠信之數疑失之乎

勢求之乎國危失居上之勢以吞舟之魚陸處則不

勝螻蟻食也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

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

此察知禍福之門也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達不

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

周禮象胥古掌蠻夷閩越戎狄之國使傳通其言也東方

曰羈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國語所謂曰羈南三千里內被服五常華夏之盛明胡不用象譯

也狄鞮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國千里擇國之

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為

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

若少在德不在人傳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也故曰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

威衆多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觀於上

世其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

與天下同之也神農炎帝也農植嘉穀化養兆民天下號之曰神農王者之封

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近國大遠國小疆幹弱枝海上有一里

之諸侯海上四海之上言遠也十里小國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衆

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一作室也家室也王者以天下為家故所

以天下為國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滕費小故勞也鄒魯大故

逸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倍日而馳以行其威易也以齊楚則

舉而加綱旃而已矣齊楚最大舉綱紀加之於小國無大勞故曰而已矣所用

彌大所欲彌易濟用大使小欲盡湯其無鄆武其無岐

賢雖十全不能成功鄆岐湯武之本國假令無之湯賢雖十倍不能以成功業

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况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滅示以重使輕從以輕使重

凶也凶逆也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

乎槃孟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

實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以尊世賢士之佐遇亂世

而王尚為少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

彌易苦紂之民紂之亂與武王陳其牧野凡王也者

窮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輶沙用鳩山用樛

因其勢也者令行位尊者其教受受威立者其姦止

此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

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管識及此雖堯舜不能

不能以行其化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

以易臣奚何也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使其勢也

王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

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

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

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

疑焉尊卑皆有別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

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

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慎子名到作法書四

十一篇在申不害韓非前申韓稱之也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

未定者人由未定堯且屈力而况眾人乎也屈竭積兔

滿市行者不顧顧視非不欲免也分已定矣分上畫分已定人

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界各守

其封故莊王圍宋九月莊王楚穆王子共王父康王

圍宋五月康王楚共王審之子莊王之孫聲王圍宋

十月聲王楚惠王熊章之孫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亡

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宋無德楚亦無德

凡功之立也賢不肖疆弱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曰

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

憎也簡公悼公陽生之子王子也陳成臣恐其相攻

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相憎不可

去一簡公曰非而汝一作細人所能識也居無幾

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廟簡公喟焉太

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

雖悔無聽鞅也與無悔同恨悔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

恃也周鼎著象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

不二

七日聽群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聽從也聽從

心不同如其面焉故國不能安寧也詩曰如何以知

其然也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關

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

老子到喜說之請著上至經五千言而從之遊也

子列子貴虛

體道人也

陳駢貴齊

陳駢齊人也作道書一十五篇貴齊

齊死生等古今也

陽生貴已

輕天下而貴已孟子曰陽子孫按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為也

賸貴勢

孫賸禁人為齊臣作謀八十九篇權之勢也

王廖貴先兒良貴後

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也兒良作兵謀貴後

有金鼓所以一耳

金鐘也擊金則退擊

鼓則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

拙所以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

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

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一作空者其唯聖

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疆速貫習不足以成也

執一

八曰天地陰陽不華而成萬物不同

華改也不同意以別也

不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

聲清商濁宮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

一者平正者主

軍必有將所

以一之也將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

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搏之也一則治兩則

亂今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

間者不一也

驪馬駢馬也在中曰服在邊曰駢策轡策也御四馬者六轡乃四人持故曰不一

一楚王問為國於詹子

詹者何詹子對曰何聞為身不聞為國身治國亂未之有也故曰為身詹子豈以國可無為哉以為

為國之本在於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

而天下為故曰以身為家以家為國以國為天下治為

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

月窮亦約也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子忠

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為近之近猶也田駢以道

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

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

木無材而可以得材林從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

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來

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當彭祖以壽三代

以昌彭祖殷賢大夫治性壽益七百論語曰竊比於

五帝以昭神農以鴻五帝黃帝軒轅顓頊高陽帝嚳

炎帝三皇之一也皆以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

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

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若如曰今日置

質為臣其主安重置猶委也今日釋爾辭官其主安輕子

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子謂吳起曰士馬成列馬與

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

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

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言事君由天命商文曰善子

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

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少選須與

歸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矣起見其所以

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

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王錯譖之於武侯傾造

大難身不得死焉大難車裂之難夫吳勝於齊吳王夫差而

不勝於越越王句踐破吳齊勝於宋齊宣王伐而不

勝於燕燕昭使樂毅伐齊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

知長短羸絀之化邪



呂氏春秋第十七卷終

